

訪問桂林村

王操犁等作

東北文藝出版社

8W

目

訪問桂林村

王操犁（一）

軍

屬

大群（二二）

下鄉記

節操（三九）

訪問桂林村

王 稼 犁

我到桂林村時，太陽剛剛出來，村裡村外已經有很多人在幹活了。和我同道來的區政府的李同志，在吃早飯以前，還要趕到沙坨子村去，他顧不上把我介紹給村幹部，便直接在道邊他熟識的老鄉家，給我安置下住處就走了。

房東陶老頭很熱心地接待我，不停地給我介紹着他的家庭和全村的生產情形，把一些細節也講得很生動。至於我為什麼來這裡，是否願意聽這些，他都毫不在意。他並且談了一些我的備耕檢查提綱裡所沒有包括的問題。一開始便得到這樣的收穫，我真是高興極了。

我在這裡只能停留一天。一天之內弄清全村所有情況，顯然是不可能的，我計劃找幾個在生產上能代表一般的人進行一些了解。根據陶老頭的介紹，我所應訪問的是烈屬

陶桂蓮、婦女互助組長金那氏、還有曲國富和李新寶。

陶桂蓮的丈夫一九四六年參加革命，一九四七年犧牲了。她是在剛剛生下小孩時聽到丈夫的死信的。孩子使她離不開身，幾年來不能不依靠政府和親鄰的照顧來生活。她常說，拿着一個能吃能做的年輕人，給大夥常年加重負擔，真是磨不開。今年孩子能離人了，就自動謝絕包耕和一切優待，把省吃儉用節省下來的烈屬撫卹糧買了一頭牛，參加了生產互助組，自己也頂一個整勞動力做活。這個互助組裡有幾個楞小夥子，好處是幹活特別快，毛病是動不動就打架；組長是個老頭，光能管牲口却管不了人。陶桂蓮有一付好脾氣，手脚又勤快，勸了就勸，勸不了就幹他們攬下的活計。那些楞傢伙感覺不好意思，以後光顧幹活快，再不鬧意見了。老組長自動讓位給陶桂蓮，大夥自然都擁護，陶桂蓮就成了這一帶生產互助組的第一個女組長。村裡把她選成區人民代表，區人民代表會上又把她選成縣人民代表。縣上登報表揚了她。

金那氏五十多歲了，老當家的是個傻子，幹不了活，還得要人服侍。先前房無一間地無一壠，全是靠她十個指頭掙吃喝。這幾年兒子姑娘都長大了，又分了地，老太太才

鬆閒一些。哪知去年連發三場大水，把莊稼冲個乾淨，土豆子沒冲走，又淹爛在土裡。正月間就沒吃的了。本事再大，也經不住飢餓啊。緊鄰老伊家、老李家也是這個困難，三家的婦女一遇上就搶着發愁嘆氣。金那氏說：「不服氣！幾十年的辛苦都過來了，到這個時候還有過不去的！把男人都送出去掙口糧，咱們來個女互助！村長組、陶桂連組不都是好樣子！」大家一算計，三家共十四天地，能幹活的有八個婦女，足能抗起來。她們分頭回去動員男人，不叫惦着家，保險不能塌架子。男人們看她們心勁挺盛，也就放心大膽地一起到山上伐木頭去了。金那氏當組長，李家媳婦當打頭的，唸過三四年書的兩個姑娘管賬，和別的互助組一模一樣。大夥一見哈哈大笑，口頭不大乾淨的人少不得說上幾句俏皮話。哪知前些日子村上檢查備耕，她們樣樣活計都沒落後，把別的互助組嚇了一跳，都鼓着勁幹起來，怕掉到婦女組後面。不說掉到後面，就是肩並肩地走個排齊吧，丟臉也丟到家了。近兩天她們領到了七八斗救災貸糧，幹的更歡了。現在她們就差不會扶犁，蹣跚還得給人家換工。李家媳婦正在學，平走正躡已經歪不斜了，就是到地頭往回拐時，手腕一扳搭脚一踢這個招數，氣力還接不上。

至於曲國富和李新寶，不必說他們的生產事跡，提提他們的年紀也就够了，李新寶今年七十二，曲國富是八十三。陶老頭今年六十五了，他自以為比起人家來還在當年，幹活少了臉上真有點下不去呢。

這些人的生產熱情當然是極為珍貴的，值得尊敬的，但我暗裡却有個疑問，並不是不相信這些事實是真的，而是為什麼陶老頭沒有介紹一個青壯年男勞動力？如果生產淨靠婦女老頭來開騰，那麼這個村的工作可以說還有很大的問題。我請陶老頭再給我介紹一兩個頂好的男勞動力。

「你遇上哪個就給哪個嘮唄！」

「沒有一個挑頭的？」我有點失望就不免問得太直率。

「那哪能呢！大夥都是起早貪黑的幹，你說誰高誰低？就得到秋後細細比一比，才能比出強弱來。要是挑幾個頂熊的倒不難。」

我在開始訪問之前，先到村政府去找村長吳德先。村政府佔了兩間房子，外間擠着

一群人領取各樣種子和王銅、血粉，文書一個人又記賬又過秤，忙得滿頭大汗。裡間倒安靜，沒有一個人。我問村長在哪裡，有的人回答：「不到黑天見不着他，天天下地。」我想一邊幹活一邊談問題更好，就打聽他在哪塊地。那人笑着說：「這可難說準，有時在自個地裡，有時在別人地裡，村長這人屬地老鼠的，滿地鑽。」

我只好等一下，等文書閒下來談談也好。哪知領東西的走了一批又來一批，總也沒個消停工夫。我給他幫忙記賬，才鬆快一些。終於把人都打發走了，我把介紹信交給給他，他看完往衣袋裡一裝說：「歡迎！歡迎！可是我現在要到合作社去領棉種蘆種，領回還得急發，咱們下晚再嘮！」沒等我回話，就匆忙地轉身走了。兩間空房子，一個人待下去有什麼意思！於是我去找烈屬陶桂蓮。

在陶桂蓮家門口，有個小夥子正往車上裝糞。今天是陰曆三月初十，按說是亂做活的時候，有種的，有蹣的，也有緩樣子拉槎子的，送糞原沒有什麼奇怪；只是今年的活計趕得緊，能早幹的都早幹了，特別是送糞，大多在化凍前就送上了，延到現在才送就顯得太晚。我想：「這恐怕是最後一戶送糞的了。」

我問他：「糞還沒送完嗎？」他邊裝邊回答：「早送完了，這是打掃了幾車糞底子，今天擠個空送到小麥地裡當追肥使。」這麼早就上追肥，恐怕還是頭一家。

我向他打聽陶桂蓮，他馬上來了精神，帶着很得意的神氣說：「這是我們的女組長，正給我跟車呢，一會就來。她這人可了不得，病還沒好利索，下炕就幹！她那帶頭作用來了勁，誰也勸不住！」他順手一指：「那不是來了。」

我回頭看時，走來了一個二十七八歲的婦女，頭上蒙着藍包頭，腰裡圍着黑圍裙，白鞋上沾了不少糞土渣子。臉上又黃又瘦，完全是病後沒有恢復的樣子。手裡提個糞叉子，裝滿了新牛糞。那小夥子低聲說：「你看，跟車也不空手，來回一趟總得檢一箕子糞。」

陶桂蓮走近時，我正要招呼，那小夥子搶先說：「組長！又有同志來調查咱們小組的材料啦！」口氣裡充滿着驕傲。我意識到來訪問他們的人是很多了。陶桂蓮用眼色制止了他，連忙向我問詢，邀我到家裡去坐，眼睛却不住的瞟糞車。顯然她是很爲難的，不招待客人不好，可又不願撩下活計。我說：「有空再來串門，別誤了活。」她抱歉地說

明天就要開始種地，今天得把囑里八索的事情趕着做完，莊稼活要緊就緊，一鬆手就撿下了。說着話她抓起鐵鍬也去裝車。兩把鍬揮舞着不一會就裝滿了。那小夥子拿起鞭子衝牛威脅說：「快走！快走！慢一步挨一鞭！拉了這一車該歇晌了，好草好料等着你去吃啦！」陶桂蓮緊緊揪着鞭梢子，生怕他認真打下去。忙接上說：「你給他擺酒席，牠那腿腳也還是老邁法，啥時候能變成和你一樣急性，許能走快些。」我聽他們說得有趣，不覺笑出聲來。這小夥子一見我笑，更加賣弄起來，混身亂扭，鞭子舞得辟拍響，奇聲快調地吆喝：「要叫我駕轅呀，不說趕上飛機，總也比得上電車好使喚，一天不拉他媽巴子千八百車！」陶桂蓮忍着笑低聲說：「淨鬧！淨鬧！不怕同志笑話！」她拘謹地對我點點頭，提起糞箕子，跟在車後邊走了。

又是剩下我一個！

下午，我去訪問金那氏。金那氏住的遠些，想碰上個人問問道也很不易。來回遊逛了好幾趟，才遇見一個十來歲的孩子，他是往地裡送青蔬種子的。這孩子一口咬定這村沒有一個叫金那氏的，並且吹噓說，全村男女老少再算上懷抱裡的小崽子，哪一個的名

字他都知道，如果不信，可以一個一個的唸給我聽。正在這時，後面又來了一個姑娘，大聲對那孩子說：「還不快走，爹在地裡等急了，不捶死你！」我連忙替孩子解釋，又問她金那氏在哪住。她想了想說：「是不是金福元家新媳婦？下地拉糞子走了，家裡找不着她。」我說：「不是，是一個老太太。」她又想了想：「是了，準是東頭金寡婦，她可出不了門，一去就能找着，自從國民黨土匪隊打壞了她的腿，有三年沒下炕了。可也沒閒着，不紡花就織蓆。」我說：「不是她，金那氏是個互助組長。」「我們村的互助組長有三個女的呢！」「是婦女組的組長！」小孩對我亂搖手：「不對，她叫金大娘，哪叫金那氏！」這姑娘瞪了我一眼，又帶着忍不住要笑的样子說：「看你這個同志，早說婦女組組長省多少話！你還不知道先前婦女受壓迫，沒個正經名兒，這氏那氏哪能算人名，沒叫開過！」她真够大方，拿一個生人結結實實地教訓起來。教訓完了，才說：「跟我走吧，到前邊我指給你門口。」

這個孩子走起路來也不肯安靜，把半截破綁腿團成個圓球掛在胸口上，叫道：「大姐，你看！」「那是幹啥？」「勞動英雄帶了大花唄。」姐姐撇撇嘴：「淨是破壞生

產，還帶花呢，帶上個懶蛋牌子更合適。」這孩子撲地坐到路上，撒賴不走了。姐姐嘻嘻笑着說：「這就是破壞，地裡等種子，人、牲口都歇工，不是破壞是啥！再不起來，叫同志給你登上報，讓天南地北都知道桂林村有你這個小懶蛋。」這孩子一下跳起來，一股勁向前跑去。

她停下來凝神望了望說：「婦女組正在收拾菓木園，你箭直從地裡過去吧，順道走繞的太遠。」

我表示了謝意，就直奔菓木園。這一帶盡是沙土地，很不好走，沙子總往鞋裡灌，走幾步就得脫掉倒一倒。穿上又脫脫了再穿，麻煩極了。這種走法一里路比十里路還吃力。忽然傳來一片笑聲，抬頭看時，恰是婦女組指點着我發笑，她們圍坐着休息呢。這一回抓着機會了，正好趁他們休息來拉拉話。哪知還沒走到跟前，她們呼拉一聲撒開又幹起來。

這是一個有一百多棵樹的菓木園，樹行中間已躡過了，她們現在是刨犁杖躡不到的樹根周圍的草根。各人佔一行。緊張的掄着鋤頭，像是在比賽。我插不進話去，只好在

一旁待着看。一共是八個婦女，除一個老太太外都是三十歲以下的年輕人。最小的是一個十七八歲的小個子姑娘，人小活倒不軟，她刨完一棵又一棵，很快便突出到最前面。和她緊靠着的就是老太太（很明顯這就是金那氏），老太太還以為自己佔了先，低着頭叫：「桂榮這回拉後咧吧，攆上來呀！」小姑娘不答言，一口氣刨到地頭，又轉回在老太太那一行刨起來，快碰頭時才故意大聲嚷：「呀，我怎麼往回刨呀？真糊塗了。」大家直起身來一看，齊聲笑起來。老太太却不笑，囑囑着說：「小孩子家光圖快，草根刨不淨不是白費力氣。」小姑娘不服氣說：「當面檢查唄，只要查出沒有刨掉的草根，今兒個的十分算沒掙，再賠上十分，臉皮不能紅一紅！」老太太真的過去扒開土看看，才高聲大笑起來，對小姑娘伸出大姆指說：「你勝利！你勝利！」

我一直等到菓木園都刨完了，才湊個機會插進話去：「你們這個互助組真是好！」老太太很謙虛：「說不上。啥也不明白，是個糊塗組。」她接着對大家說：「天還不晚，我看今天把東坡小園子刨完還能趕趟。」「趕趟！」「等到明天再刨，來回一跑道，又得磨上半天。」大家紛紛表示同意，扛起鋤頭吵吵鬧鬧地一擁走了。老太太臨走又對

我客氣一陣：「女人家幹不了啥，也不會幹，淨是瞎胡鬧。同志別見笑。」

又剩下我一個人！

我在田野裡信步亂走。忙碌着的人們很親熱地向我招呼或簡潔地答覆我的問詢，却沒有一個可以閑下來和我細細地談。我原以為我的時間是最為珍貴的，現在却覺得我是全村頂悠閒的人了。

太陽落了，我動身往回走。前面有一個老頭，我加快腳步趕上去，到了他背後，聽見他自己輕輕地發笑哩。我和他排齊走着時間他：「老大爺今天種的啥？」他停了笑回答：「種了二畝瓜。」他的鬍子、頭髮連眉毛都白了，身板倒還硬實。我估計他有七十上下歲，他搖頭說：「猜到我兒子歲數上去了，打八十往上猜吧。」我笑着說：「這大歲數還下地？在家做點零星活也就挺可以了。」「下地也沒啥幹，也是打打零雜。幹多幹少都在小可，跟互助組一堆攪混，真叫歡樂，能多活幾年。」「我說怎麼你老人家對自個笑！」一提這個，又把他引笑了，笑得真使我羨慕，有這樣的愉快，真是難得的享受。他告訴我：那幫年輕人一到地裡就比武，他也要參加，人家不要他，說是贏了他也

不光彩，「小夥子贏了八十多歲的老爺子啦！」多難聽！要是果着了還得派幾個人服侍他。我說：「你們這話也對，要是敗給我，你們更沒臉了，「小夥子敗給八十多歲的老爺子啦！」還不得自家跳井去淹死！」年青人一起嚷起來：「哪裡的話！天能翻過來，也不能敗給老爺子呀！」這可把他逗火了，非比量比量不可。要是出笨力的活，他當然抗不住小夥子，但種瓜可以使些巧門道，不能光靠笨勁。他種了一壠，別人才種大半壠，他種三壠，別人才種兩壠多些，到後來變成大夥跟他一個人比賽了。大夥還開了兩回小會，也沒把他贏了。那些年輕人驚訝得直是「嗨呀」「嗨呀」地嘆氣。他輕輕拍着我的肩頭說：「我把這夥年輕人都打敗了，甦不住光想樂，同志，你說該樂不該樂？」說着話他又樂起來。當我們分路時，我才想起問老人家的姓名，原來他就是曲國富。

我回到住處，陶老頭也回來了。他一開口就關心地問：「找見誰啦？」

「都找見了，就差李新實沒有見。」

「見着曲國富就行了，李新實也沒啥特別本事。照實說，都是仗着歲數出了奇，真講

幹活哪能比上年輕人！」

我尋思，桂林村給我的印象是很好的，但我明天一早就要走了，難道就僅僅帶走一個好印象嗎？這位熱心的陶老頭可能會再給我一些幫助。於是我問他大家對生產這麼出力，究竟是怎麼鬧起來的？全村來說還存在什麼缺點、什麼問題？

話一出口，才知道我問得太籠統了。竟使這位拉起話來沒有頭的陶老頭沒法應付，咕囔好半晌什麼道理也沒說清楚，還把他憋悶個够噲，直是抽煙撓耳朵。忽然他眼睛一亮拍着大腿說：「得！找村長來，一說你就明白了。」

這還值得這麼興奮！我以爲他有了什麼得意的見解呢。「用不着，咱們隨便嘮扯吧，嘮到哪兒是哪兒。」我說。我想把他從我的問題裡拉出來，讓他自由地談他自己的話。

他好像失去了自信，非要拉個旁人來不可，把手一擺說：「找個黨員來也能說明白。」

如果還照着我的問題追問，怕要把他憋壞了；如果跟着他的意思問下去，打聽一下

村幹和支部的情形，又怕他來一套應付；我就一言不發，但又叫他看出來我在等他說話。

他挨近我很親切很誠懇地說：「王同志！我不是有話不給你講，是真的說不圓滿，內情說不真切；要細說，話就長了，簡便說吧，就怨換腦筋日限太淺。人家幹部見識高，人家有一丈，我呀，嗨！有五寸就不離了。」

我覺得他對生產認識還挺不錯，可他竟這麼貶自己。我說：「你怎麼這樣謙虛！你還有幾十年的生產經驗嘛！」

「快別提這個了，就是這個把我弄糊塗了。當初村長好言好語給我說過千千萬，又是互助啦改良傢伙啦……唔的，我都當做胡扯蛋！我的老主意是：吃了六十多年糧食就是本錢，說啥也不瞎受折騰。我家黨員（他的近門侄子）掏心勸說，我也沒大理會。可好，沒得着利，還戴上一頂頑固頭的帽子！」

「什麼頑固頭？」

他自覺失言，有點不好意思，但又毫不遮掩地說：「臭嘴人送我個外號叫頑固頭，

背着臉就叫。自從上月我參加了我家黨員的互助組，叫的人才少了。」

我們兩人都笑起來。陶老頭的姑娘端上飯來，把我們的談話打斷了。

吃完晚飯，村政府文書來了，他說村長到區上交涉棉祿預購糧去了，半夜才能回來。我如有要緊的事情，村長明天早晨再過來。

「我明天一早就走，請告訴村長不必過來了。」

他聽說我到過婦女組找過陶桂蓮，問我要是想談什麼材料，他可以馬上找她們來。我想了想，這些婦女恐已累得够受，不麻煩她們了。

他又要我對這村的工作提意見批評批評，我說沒有意見，躊躇一天，哪能就有意見。他硬說我是客氣，纏了好久，他自己批評起來：

「我們桂林村今年的生產勁頭是不小，可是也還有問題，你說男勞動力個個是英雄好漢？可就有樂意裝熊的人；你說婦女老頭發動的很好？可就有鑽在屋裡不露面的。我們勁是費了不老少，也沒把大夥領導齊楚，這就夠了挨批評的資格了。再說，種子發芽試驗完成百分之八十，王銅消毒完成百分之九十五，血粉拌種完成百分之七十，都沒達